

淚情書

武 当 情 泪

陈 宏 光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武 当 情 泪

陈 宏 光 著

•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兴达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35,200

199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-15,800 册

ISBN 7-5039-0680-4/I·341

定价: 2.95 元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 莽林巧遇	(5)
第 二 章 特殊使命	(15)
第 三 章 故土寻根	(27)
第 四 章 不堪回首	(39)
第 五 章 峰回路转	(51)
第 六 章 奔向天山	(64)
第 七 章 强盗落名	(75)
第 八 章 千古遗恨	(87)
第 九 章 节外生枝	(93)
第 十 章 故国之梦	(107)
第十一章 欲海孤舟	(121)
第十二章 情丝难理	(132)
第十三章 历史无情	(146)
第十四章 覆水难收	(160)
第十五章 来也匆匆	(170)
第十六章 泪洒凌霄	(185)
尾 声	(199)

引 子

民国六年，在“辫帅”张勋策划的“光复大清”的复辟闹剧短命收场之后，北京西城繁华场所——新街口一带，忽然出了个风闻九城、轰动一时的“清疯子”。

那疯人年纪约摸五十上下，似疯却不痴，若呆并不傻，只是举动狂癫、招摇过市。只见他连着几天，身穿全套散发着樟脑味儿的大清朝服，未戴花翎顶冠，脑后拖着条霜染似的长辫，穿街过巷，整日价瞪着泪汪汪、痴迷迷一双肿泡眼，不停地用嘶哑的声音凄凉地喊：“大清气数未尽哪！不能亡啊！”

那时，政局混乱，市面不太平，老百姓本来就人心惶惶。这疯子的出现，更添了乱，也凭空生出形形色色的传闻。有崇敬同情的，有制造谣言的，也有嘲笑讥讽的。不过，无论是亲眼见还是听说过这事的，统统称这个人为“清疯子”——是头脑清醒而装疯卖傻？还是为大清朝灭亡而真疯？还没等人们来得及弄清，疯子又突然从街上消失了。

传说，在一个风清月高的静夜里，“清疯子”一路哭泣着走出了西直门，缓缓行至颐和园的北宫门。他面北，行过三叩九拜之礼，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白丝带，从容吊死在北宫门的一棵古柏树上，算是对大清王朝列祖列宗尽了最后的忠孝。临自缢前，他曾仰天长叹：“宣统帝，一切都仰仗您

老人家啦！”

这充满神秘色彩的传闻，在西城流传了一段时间，很让正忙着隐姓埋名的旗人们激动了一阵子，也给市井俗民增添了几句茶余饭后谈笑的材料……有人叹惜，有人不齿，更有人想据此杜撰一番演义来。然而，接踵而来的军阀战乱，局面越发不安定，迫使一切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，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累，很快就把“清疯子”的事淡忘了……

当然，有人是忘不了的。

就在传说“清疯子”自缢于颐和园北宫门之后没两天，西城什刹海附近的一条旗人聚居的胡同内，有家姓秦的大户，为暴死的男主人举办了传统的丧事。

这条胡同叫“金华寺街”，秦宅是久居此地有头有脸的人家。秦府的满族老姓唤作“丹觉尔察氏”，据考与皇族中“叶赫那拉氏”还沾着点远亲，族属镶白旗下。若上溯三代，秦姓老太公也作过三品的大员，官居乐部主事之位，府上当有过显赫的时期。而后，两代人皆闲居在家，坐吃祖宗遗产及皇家俸禄，而今已经濒于败落破产的边缘。不过是，“大船破了还剩三千钉”，仍撑着大户人家的气派。只有金华寺街的住户们才知道，自缢而亡的“清疯子”，正是而今秦府暴死的男主人。

“清疯子”果然是正经的八旗后代！

令人可叹的是，秦家五世单传，到了疯子这一代，虽然先后又讨了两位偏房，却依然只有二奶奶生下一个宝贝儿子。疯子的夫人已在民国前去世，到疯子自缢身亡后，有着近四十间房舍的秦宅大院内，只剩下两位全然不知世事炎凉的偏房太太，共守着一个不满四岁的秦家后代。幸亏所养

子、丫头、老妈子、赶车的、看门的等等大小数十个下人，全是几代跟随秦府的忠仆，倒也无欺主之恐。只是老爷骤然身亡，维持偌大家业却顿时失去了主心骨。两位尚且年轻的太太百般无奈，从东城把整天坐茶馆养鸚哥的二奶奶的亲哥哥——人称“鸚哥鲍二爷”的请了来主办丧事。尔后，这位鲍二哥就此住进秦府，几年间把好端端一副产业糟蹋个一千二净。那是后话不提。

“清疯子”的丧事办得是极体面的。搭了三进三落的丧棚，摆了九天九夜的丧席，停灵九天，也就请了和尚、道士、尼姑做了三场九日的法事。出殡那天，用了六六三十六个杠，将疯子的棺木直抬到东直门外九里地，在秦家祖茔下了葬。丧事过后，二位太太和小主人则闭门谢客，深居简出，好自为之，在混乱的世局中偏安一隅。这又是后话。

只是有件蹊跷事，却值得提上一笔——

在给“清疯子”办丧事的那段日子里，金华寺街有好事的邻居发现，来吊丧的人中，除了秦府老亲、食客、好友之外，竟然出现过一位日本客人。听秦家看门的讲，这日本客人叫什么“野村三太郎”。这使好事者感到意外，很琢磨了一番，又想不出老爷生前与日本人有过什么交往。待又见“鸚哥鲍二爷”陪着笑脸送那个什么“野村三太郎”出府，日本客人的胳膊弯里夹着个雕花红漆小木箱，冲着“鸚哥鲍二爷”几乎一躬到地告辞时，方有人猜测到这日本人是到秦府上趁火打劫“发财”来的。事后，果然有秦府守门人“矮四爹”向街坊们透露：那日本客人原就与鲍二爷在茶馆里相熟，眼下鲍二爷在秦家得了势，却又与日本客人勾在一起“发财”，只是瞒着府上新寡的两位奶奶罢了。街坊们又能说

什么？

不料想，就此一端，竟在数十年之后，又引出一番曲曲折折的悲壮故事来……

正所谓：

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

巍巍神州，壮事无穷！

第一章 莽林巧遇

时至公元一九七九年，中华大地已是阴霾散尽，又呈光华，一派生机勃勃。这一年的秋天，在西南边陲云岭高原上举世闻名的横断山脉地区，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。

九月上旬，一支由七个人组成的地质考察小分队离开基地下关市，直插横断山脉怒江上游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区，准备对这片“考察工作的空白”进行大比例尺地质填图。

说得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且说那——

小分队从怒江上游的小县贡山开始徒步跋涉，过怒江、攀高黎贡山北坡，穿越数百里遮天蔽日的大莽林，向着离边境不远的图幅腹地前进。一路之上，风餐露宿，栉风沐雨，蚊虫叮咬，毒蛇拦路，虎啸狼嚎，猿啼鸟鸣……这都是地质考察队员在野外的家常便饭，自然就不必一一细述。

单说这一日，小分队历尽百般辛苦后，走出了大莽林，爬上一座位于林海边缘的崖顶，忽然众人听见小分队队长老潘在前面大叫：“嗨！伙计们！邦丁寨就在眼前啦！”

众人一阵雀跃，飞也似地爬完最后几步路，来到崖顶，不由齐声欢呼：“邦丁——！”

邦丁寨就是他们预定的落脚点。

经过了数天来野人般的山野生活，见到了人烟村寨，哪

怕仅是个由几栋简陋的木楼组成的傈僳族的小寨子，考察队员心中的欢悦也是难于述说的。

众人欢呼声中，小分队里体质最差的戴眼镜的地质工程师秦世汉，最后一个也来到了崖顶。他喘着粗气，揩着额头的汗水，看着对面山头上炊烟袅袅的小寨子，大声说：“走！快进寨！可算见到人烟了！”

秦世汉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一生命运中最离奇的一页，将从这万山丛中最小的邦丁寨揭开了序幕！

秦世汉可说是二世为人了。

他三十六岁，仍是孑然一身，无妻无子，足见其命运坎坷。一九六五年，他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普查系，又主动报名来云南边疆工作，可算是一身清白，满腔热血。无奈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忽然被查祖宗三代，原来他竟有一大串“反动的社会关系”，弄得分成两派的群众谁都不敢要他，也就没人保他，统统视他为黑之又黑的人物。批过来，斗过去，把秦世汉批得个体无完肤、奄奄一息。昏天黑地之际，秦世汉又犯了书呆子气，斗胆上书党中央，言辞中难免因冤屈而偏激。还算好，这算有了了结，正式批准他三年劳动教养——罪恶升级却又在动乱中因祸得福，保住了一条性命。

宣判那天，还出了件趣事，秦世汉跪在台子上，胸前挂着块标明罪名的大木牌，他仍然犯傻劲儿。当革命群众高呼声讨他的口号时，有顽童趁乱用石块抛打过来，让他躲都没处躲，头上也被打得肿起了两个大紫包。忽然，秦世汉低下头，仔细研究起落在他面前的石块来。看来看去，竟抬头高呼：“哎呀！这块石头是石炭纪三叶虫的标本哪！”

当然，只能引来哄笑和更多的投打。

秦世汉还是瞪大了眼睛喊：“三叶虫的标本！三叶虫的标本！……”真是个傻子！难怪尔后人们说，秦世汉是个死硬而呆痴的犯人。

他从劳教农场返回来——由于不服管教，整整呆了六年；由于并未宣告无罪，只得夹着尾巴做人。这次到怒江踏勘，将关系到为他补批地质工程师的职称。站在邦丁寨对面的山头上，秦世汉当是何等激动！他恨不得一步跨进寨子，马上投身于即将开始的地质考察！尽管无罪也得去赎哇！

到了邦丁寨，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纪。

从邦丁寨到怒江边的距离超过三百华里，并且全是猴子也望之生畏的陡坡，又被莽莽森林掩盖住其间的险峻。外人难得听说过邦丁，也休想踏入此地。邦丁寨的傈僳族并不靠耕作为生，几亩薄山地是种包谷烤酒用的，他们的主要生计是靠大山赐予的野物与药材。十几户人家，老少三十来口，在狩猎、采药季节里几乎全部出动。他们逐岭收猎，夜不归寨，直到满载而归。然后，在大雪封锁高黎贡山之前，选派几个剽悍的汉子，赶着马帮将兽皮、药材驮到怒江边，换回必需的火药、猎具、粮食等物资。名叫“邦丁生产队”，其实就是个小部落；说是“按劳分配”，其实只能算“原始共产主义”的遗俗。全寨的最高权威是德高望重年近七旬的拉比龙老爹。千百年来如此，社会和自然灾害都未能改变这小小的天地。邦丁寨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地方。

秦世汉对邦丁的风俗感到非常惊讶！

到云南后，秦世汉到过号称“东方奇观”的石林；到过享誉“世界佛教胜地”的鸡足山；也到过“绿色王国”西双

版纳和“五朵金花”的故乡苍山下、洱海旁……但是，现在他才发现——如果没进入横断山脉、没越过怒江、没进入高黎贡山，还不能算认识了云南。

到邦丁的头两天，秦世汉简直入了迷……

他站在傈僳木楼前，赞叹那古色古香的建筑，他捧着小伙子的弩弓，感慨傈僳民族的剽悍气质；那姑娘的口弦和彩贝，那光身孩子们狩猎的游戏，那“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的古风……无不让他喟叹：真乃世外桃源！

分队长老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对于秦世汉冤枉受屈的半生遭遇及单薄体质，老潘是有所了解的，看到秦世汉热心了解风土人情，便给予一定的时间委托他与工作结合，对邦丁附近的自然地理、气候变化、矿产传闻等一并进行探问，以便对今后编写考察报告提供资料。老潘在向秦世汉交代此项任务的同时，又格外嘱咐了一番言谈举止应当注意的地方。于是秦世汉便更热心地和傈僳老乡，特别是和拉比龙老爹频繁接触起来。

谁想，意外的事终于发生了……

这天下午，秦世汉拉着傈僳小伙子拉扎西到寨子后面的坡角看地形，边看边走出了山顶小平坝，沿坡下去了几里路。返回时，路过一片茂密的麻栎树林，秦世汉无意间瞥见丛林间有一座仿佛是坟墓似的石堆，石堆上长满茅草，孤零零地兀立在那里。他便随口问了拉扎西一句：“那里是一座墓么？”

“日本人。”拉扎西回答。

秦世汉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便笑着又问：“哈！什么？日本人？”

拉扎西看了他一眼，一本正经地重复说：“是，日本人。埋着个日本人。”

秦世汉失声大叫：“老天爷！怎么埋着个日本人？”想想，又摇头一笑，“拉扎西，你听清楚了——日本！日本是外国呀！”

“就是日一本一人。”拉扎西固执地也大声叫喊起来。

秦世汉懵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在高黎贡山里，在邦丁寨，在“原始共产主义”的小天地里，埋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人？老天爷呀！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拉扎西，你快讲！”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快说，说呀！”

“只怕拉比龙老爹才说得清。这是老辈子的事，几十年前的事……日本人，嗯，来到了邦丁，嗯，就死在邦丁……你去问拉比龙老爹吧！他还藏着有文书——不，是文件呢！”拉扎西断断续续地说着，为难地摇摇头。

还有文件！秦世汉越发目瞪口呆，看着拉扎西的脸，又看看坟堆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他俩匆匆地赶回了邦丁寨。

秦世汉心中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激动，偶然发现的日本人的未名坟墓，唤起了他的强烈的好奇心，真想顿时搞清来龙去脉，查明这桩历史学家们也无能过问的积案。说不定，还能获得一份中日人民交往史的珍贵资料呢！

他进了寨子，和拉扎西一起登上了位于寨中的那座歪歪斜斜的木楼，迫不急待拜访了“酋长”式人物拉比龙老爹。

像往常一样，老爹用包谷烧酒款待客人。

呷了口酒，谢过主人，说明了来意，秦世汉用急切的语调问：“拉比龙老爹，文件在哪儿？那死去的日本人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拉比龙老爹微微一笑，手理长须，不慌不忙地讲出一番故事来——

“哦，久啦久啦。这座木楼还是新的时候，邦丁寨前的老水冬瓜树还是小树的时候，我拉比龙还像扎西后生一样围着姑娘们吹口弦的时候……天上忽然嗡嗡地响，不时有铁的大鸟在高黎贡山上空飞翔。听老人们说，日本人就用铁鸟占了山那边的缅甸国……”

听着拉扎西的翻译，秦世汉暗自估计了一下：老人说的铁鸟定然是日本侵略军的飞机，年代大概是三十年代末，或是四十年代初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初期。

他不由地想，那时，我可还没出生呢！

“我们世代代居住在这里，高黎贡山是傈僳人的神山，万能的创始人是不会让铁鸟在山顶乱飞的，哦，那一天，山神动怒了！黑色的云、白色的雪，还有大风，在邦丁四周的大山里漫天的转……神的力量是无穷的！一只嗡嗡叫的大铁鸟，轰隆隆的一声，就从天上掉下来，撞到了山崖上，崖顶冒起了熊熊的神火，烧去好大的一片林子……嗨！神总是得罪不得的哟！”

讲到这里，拉比龙老爹闭上了双眼，在空中比划着的两只手也停滞住一动不动……

“那——有人么？”秦世汉悄声问。

拉扎西拉了他一下，没作翻译，只是呆乎乎地看着拉比龙老爹的面庞。秦世汉也就不敢再问什么了。气氛令人感到

神秘。

过了许久，拉比龙老爹的头轻轻摇了几下，边摇边睁开了眼睛。他用双目盯着被烟火熏得黑漆漆的木楼顶板，长叹了口气，又接着讲起来：“是我的哥哥拉威——他是个象老虎一样勇敢的傣人——是他，用蘸了毒汁的弩箭射中了那个日本人……哦，让神保佑我的哥哥吧，保佑吧！拉威……他害怕了，逃到了碧江，被汉人的军队抓走了，永远没有再回到邦丁……神哪，保佑他吧！”

沉默了片刻，秦世汉还是忍不住地又问：“那日本人——他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天上。”拉比龙用僵硬的手指朝上方一指，又重复说：“天上。他张开白色的伞，飞呀飞呀，朝邦丁寨飞来……是他，那个日本人先向傣人砰砰地打，拉威才举起了自己的弩弓……日本人断气之前，只是说，上海、上海、上海。”

拉扎西到底见过世面，知道上海是个城市，便补充了一句：“也许，他想去上海。”秦世汉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“我们，把日本人埋葬在坡下，吹了姆咧驱了鬼……谁也不愿意再提起他。而拉威，再也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……”拉比龙老爹有些伤感的样子，用手背揩揩眼角，端起酒碗来“咕噜咕噜”连喝了几大口。

秦世汉问道：“那日本人叫什么名字？他是军人吗？”

拉比龙摇摇头。看来，谁也不知道。

“文件呢？就是说，文书呢？还在吗？还在吗？”秦世汉的声音有点紧张。

拉比龙老爹仍未作答。他吃力地从火塘边站起身，蹒跚

蹒跚地走进相邻的用来装粮食、杂物的房间去了。

俚俚人的仓房是不准外人进去的。秦世汉只得按下极大的好奇，静静等待着。

拉扎西偏头一笑，悄声说：“在哩！”

果然，拉比龙老爹再返回火塘边的时候，手里捧着一个沾满了厚厚灰尘的麻布小包，拍了拍灰，郑重地摆在火塘边的土地上。

秦世汉不敢造次，等着老人亲自动手。

其实，麻绳已经不用解了。拉比龙老爹才轻轻一拉，腐朽的绳头便断作几截。老人展开破损的麻布片，一股呛人的霉味扑鼻而来——布包里哪还有什么文件？几十年的风蚀、霉蛀，不多的几页纸片早就化作一层粉末，依稀可以辨出少许几个日文单词来。托着这层纸片粉末的是一片薄木板似的东西。几个人的挪动，尤其是刚才拉比龙老爹拍打灰尘的动作，竟使这或许是历史的资料化为灰烬了。

秦世汉感到无比的懊丧与遗憾！

拉比龙老爹也爱莫能助地摇起了头。

拉扎西喊道：“没了，全没了！”

秦世汉百般遗憾地用手在灰烬中划了一下，突然感到手指触到的那片当衬垫用的薄木板似的东西，给了自己一种奇特的质感——不！不是薄木板！

他用两个手指，轻轻地捏住那薄片的边沿，把一层无用的纸灰依势抖落在麻布上。他感到手指像触了电似的颤抖着，尽管不迷信，却仍然暗暗祝愿苍天能保存一点过去的遗物，但求这片东西能揭示个什么隐秘……

确实并不是片薄木板！

当秦世汉掏出手帕，谨慎小心地拭去了薄片上的灰土和雪粒，那薄片渐渐显出了略呈淡黄色的本色，还有模糊的纹路——麂皮？或者羊皮？

再擦拭，三道边沿有用什么东西粘封的痕迹，另一道边沿则是皮质的折合边。再无疑问了，这是个漆封的羊皮文件夹！

秦世汉觉得心脏简直“冬冬冬”地跳得震耳，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沉重而急促——那羊皮制的薄夹的正面，隐隐约约显出两个已经失去颜色的烫金字的轮廓：《秘契》。

中国字！两个隶书的中国字！

拉比龙和拉扎西始终静观着秦世汉的动作。待秦世汉在灰烬底下擦拭出一个还算完整的羊皮板片时，拉比龙微笑了。哦，总还是留下了一片什么东西呢！苍天有眼！

秦世汉慢慢镇静了一些，他抬眼看看拉比龙的笑意，直率地说：“老爹，这个，借给我研究一下吧？”

“你们有用处？”拉比龙老爹反问。

不容细想，秦世汉大声回答：“是的，非常有用。”他生怕遭到拉比龙老爹的拒绝。

“哈哈……”拉比龙老爹爽朗地大笑起来，“借？还用借？你不是说，你们来找矿，为高黎贡山和怒江造福来了么？你们就是来帮助傈僳人的么？这个，送给你。拿去吧！拿去吧！神明是爱好心的人的！”

秦世汉得到了羊皮夹。他欣喜若狂。

回到木楼住所里，他发现考察分队的同志们出工还没有回来，老潘也去了。为了镇静过分激动的心情，他没有剔开羊皮夹封口的漆，而是躺倒在行军床上休息。躺不安稳，又